

*Shamans of the Foye Tree: Gender, Power, and Healing among Chilean Mapuche.* Ana Mariella Bacigulupo.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7. 321pp.

高雅寧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Ana M. Bacigulupo 採取實驗民族誌與紀錄當地人敘述和對話的書寫方式，呈現智利馬普切 (Mapuche) 印地安薩滿 (*machi*) 在日常生活與儀式展演中，隨情境選擇與轉變性別的共性別 (co-gendered) 現象，反省殖民時期西班牙文化之二元對立性別觀對薩滿性別轉換的扭曲。馬普切男性薩滿共性別的特徵，呼應女性主義主張之性與性別流動的論點。他們的性別是在男性與女性中流動，或者結合兩者，要根據情境、認同、表演、職業、穿著，以及他們與男人或女人的性關係而定 (頁 117)。儘管男性薩滿因為外來者的二元性別觀被污名化成同性戀，但在當代馬普切社會中，男性薩滿與女性薩滿一樣活躍於替族人治療各類疾病。

馬普切人與西班牙殖民者或天主教接觸史的描述分散在書中各章節。馬普切人一直是以其勇猛的戰士著稱，西班牙軍隊並沒有擊潰他們進行直接殖民，直到 1883 年，當時已經獨立於西班牙的智利軍隊才征服他們 (頁 34)。目前馬普切人口超過一百萬，佔智利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點二五。他們肥沃的土地被政府賣給開發者與林業公司之後，族人就只能在農場打工或者移居大城市。儘管西班牙軍隊沒有直接打敗馬普切人，但天主教確實被認為是協助西班牙人征服智利的力量 (頁 117)。作者透過一些零星的描述介紹馬普切人與天主教接觸的歷史，包括：男性薩滿自己比擬為天主教祭司 (頁 186-9)，以及對天主教神學的地方性理解與詮釋等 (頁 159)。

全書以七章的架構討論馬普切薩滿的共性別特徵。作者在第二章用儀式來說明馬普切的宇宙觀與靈魂觀，呈現馬普切人如何根據情境區分薩滿與巫者。巫者是那些會使用巫術的人，他們會把邪惡的、令人不悅的，以及疾病導入人體內致病，唯有薩滿可以對付巫術；薩滿也能治療因為家庭、社區與族群不和

諧所導致的疾病。作者舉一位男薩滿被視為巫者的例子，凸顯現代化與傳統的衝突，會影響人們判斷誰能成為有聲望的薩滿，誰又淪為巫者。在第三、四章，作者用幾類儀式，探討 *machi* 如何從有靈力的動植物獲得力量，如何通過儀式整合宇宙中以世代與性別為原則所產生的四種不同身分的性別意象，以及 *machi* 儀式中性別的轉換。第五、六章透過歷史文獻與當代原住民運動的觀察，爬梳過去男性 *machi*，如何被西班牙殖民者與天主教祭司基於二元對立的性別觀，污名化為同性戀者；相反地，外來者在殖民時期對女性 *machi* 的紀錄又相當缺乏。當代智利政府繼承此二元對立性別觀，強調政治首領應由男性擔任，*machi* 該由女性擔當的二元對立符號。馬普切的激進份子也運用此符號來進行土地抗爭運動。第七、八章主要透過對當代三位男性與三位女性薩滿的訪談與觀察，呈現他們在日常生活、醫療活動實踐與政治參與中性別流動的特徵。

本書的主標題 *Shaman of the Foye Tree* 清楚標示出薩滿與植物的關係。Bacigulupo 生動地描述這些馬普切人平日所能接觸到的動植物如何成為儀式的道具與靈力的來源，以及它們如何在儀式中被使用。對馬普切人來說，能夠賦予 *machi* 力量的動植物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種用智利原生樹種 *foye* 樹（筆者按：屬林仙科林仙屬，中文稱冬木）所製做的神樹（*rewe*），是 *machi* 的生命之樹，溝通不同世界、世代與性別（頁 52-53）。此外，在 *machi* 的入會儀式中，*machi* 要跟具有力量的某種動物透過飲用其鮮血、共享其呼吸，來達到融為一體、相互感應、生死共存的境界，其中，馬是最有力量的動物。

透過 *machi* 儀式展演中性別角色的變換，作者探討出神/附身與社會角色與地位對應關係的老議題（頁 102-3）。作者發現 *machi* 能出神也會被附身，附身還分深淺，深度附身狀態是最女性化的但卻是最富力量的。她主張 *machi* 儀式中的性別角色已經跳脫單純的男/女、出神/附身的二元對立。*Machi* 所具有騎馬戰士與當代軍人的形象，充滿著男子氣概；相反的，*machi* 能被附身，尤其是通常被女性祖先附身，則又被認為是具有女性特徵的。在儀式中無論男女的 *machi*，都要裝扮成迷人的妻子，去吸引男性神靈丈夫，好獲得儀式的力量。*Machi* 與其儀式助手，無論日常生活中的性別為何，分別扮演老年的妻子與丈夫。換句話說，*machi* 相對於神靈與儀式助手，在儀式中都是扮演女性的角色。

作者在第五章中，論證貫穿全書最重要的論點－殖民接觸與薩滿性別之扣連。她透過歷史文獻中偏重殖民者對男性 *machi* 的紀錄，反映出殖民者二元對立的性與性別觀，並探討土著表演與情境式的性別觀與外來者二元性別觀的衝突與妥協之過程。男性 *machi* 或 *machi weye* 的共性別特質，即同時具有男性的政治與女性的宗教力量，顛覆了西班牙人的二元概念，即政治力量是男性的，女性具宗教性，但宗教力量卻是無性的天主教祭司才擁有的。*Machi weye* 因為在儀式中穿戴女人衣服，行為上女性化，就被等同為同性戀與肛交者，這兩種人不見容於天主教，是因為其教義反對不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整個政治局勢的驟變，原來男性祖先的靈力隨著小規模父系組織的消逝而失去力量，反被女性祖先所取代，女性 *machi* 的數量也慢慢的超越了男性 *machi*，*machi* 生物性別的改變反映出慢慢趨近外來者二元的性與性別觀。

相較於上述薩滿在儀式中性別流動的探討，作者第七、八章處理男性與女性 *machi* 如何平衡日常生活男女有別的性別分工與儀式活動的性別角色，而超越神性是私領域，政治是公領域的二元性。當代男性薩滿必須結合三類身份：祭司、醫生、政治人物。如果只有宗教祭司這類具靈性的角色，會被認為太女性化；人們視醫生與政治人物是具男子氣概的角色，所以他們必須在這幾類角色中取得平衡。女性薩滿因為能夠舉行公眾儀式與出遠門去醫治病人，已經超越了私領域。女性能夠成為妻子與母親，有助於 *machi* 體察甚至感同身受病人的苦痛，但有時又與儀式角色衝突。在政治事物上面，男性 *machi* 會比較公開的支持某位政治人物，女性 *machi* 採取比較游離的方式，她們視情況而定來決定她們要支持那個政治人物，並運用政治人物的權威來加強自己的靈力來造福自己人。作者用「*machi* 的政治化，馬普切政治的薩滿化」（頁 249）總結了 *machi* 與政治的關係，同時也打破了政治與宗教的二元區隔。

本書章節安排顯得跳躍，歷史與當代情境，本土信仰與天主教的互動關係對薩滿性別觀的影響，都散落在不同的章節，造成行文前後不連續與敘述流於片面。例如，作者在第二章探討當代情境影響人們對薩滿與巫者的區分，到第五章才精彩的描述西班牙文獻中對男薩滿的紀錄，但卻沒有討論當代界定男薩滿是巫者的方式，是否與歷史上人們如何區分兩者有直接的關聯性？根據第五章的描述，天主教的論述影響當代智利對馬普切薩滿性別轉換的看法。但讀者

透過其他章節對馬普切人對天主教的看法，或者 *machi* 如何自比擬為天主教的祭司的零星描述，不容易有一個關於馬普切人如何理解天主教的整體觀，所以讀者也無法進一步看到天主教本土化後，馬普切人對薩滿共性別看法的轉變。

作者細緻地呈現馬普切 *manchi* 的共性別現象，但外來者二元對立的性別觀卻被她視為是智利與西班牙一脈相承，且天主教祭司與西班牙人的想法，或者西班牙與全歐美的看法都具普同性。作者意識到外來者包括西班牙軍人、西班牙血統的 *Criollo*、天主教祭司等身分與背景的差異，但從作者的描述，卻表達出這種性別觀是歐美整體所共有的。到底西班牙人、*Criollo*、天主教三者可否等同或者代表歐美整體，天主教的性別觀對整體西班牙人性別觀的影響為何？值得再商榷。筆者認為閱讀此書時值得再思考歐美性別觀是否具高度同質性？又西班牙人與天主教的論述是否有高度的重疊性？

筆者認為這本呈現多元與古今聲音的民族誌，具有相當高的可讀性。性取向議題的研究本身就有其難度，作者能考慮該議題所牽涉的歷史糾結，尤其令人激賞。而從歷史的角度探討薩滿性別議題，更是難得。Bacigulupo 不諱言法國歷史學家 Guillaume Boccara 將她的民族誌歸類為「拉丁美洲的肥皂劇」(*telenovela*) (頁 257-8)，但筆者認為本書探觸到當代馬普切人對 *machi* 性別認同的不能與不想公開說卻眾所皆知的祕密，也檢討歷史材料中殖民者對被殖民者薩滿性向與性別的扭曲。筆者極力推薦本書給對薩滿與性別研究有興趣者閱讀，也認為本書對於研究邊陲、底層人群歷史的學者會很有啟發。對於後者，筆者認為尤其值得提出的反思是：當編年史對少數或弱勢族群的紀錄有如此多的想像成份時，當代民族誌的探討是否反而更能反應幾分的真實性？